

# 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

□顾 浩

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，是我们十分尊敬的老人贺敬之同志提出来的。全国各地的诗人和专家学者围绕这个命题展开讨论，对中国诗坛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、深远的。我想就这个命题说几点不成熟的认识，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。

## 中国诗歌史也是一部诗体变更史

中国诗歌，是最早出现的中国文学样式。如果仅从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《诗经》算起，至今已有三千多年了。三千多年来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诗体变更，造成了一度又一度的诗歌繁荣，耸起了一个又一个的诗歌高峰。

《诗经》是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的作品，以四言为主体，千古名篇传诵不衰。战国后期，诗体一变，出现了“楚辞”，我们有了屈原，有了《离骚》。到了汉代，“汉赋”兴起，我们有了司马相如，有了《长门赋》。到了唐朝，“近体诗”称雄诗坛，我们有了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。进入宋代，“宋词”勃兴，我们有了苏东坡、辛弃疾、柳永、李清照。走进元代，“元曲”唱响，我们有了关汉卿、王实甫。到了1919年，五四新文化运动席卷九州，新诗应运而生，我们有了郭沫若、闻一多、臧克家、田间、艾青、贺敬之、郭小川；与此同时，我们还拥有了把格律诗词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的毛泽东。

由上述的这样一个中国诗歌发展过程看来，诗体的变更对于诗歌的繁荣关系极大。我们既要看到内容决定形式，又要看到形式反作用于内容。单纯地强调哪一方面都是片面的。

## 神州盛世呼唤着诗体创新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，神州大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，三大文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。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气风发、豪情满怀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这是一个诗情洋溢的时代。时代呼唤着更多伟大诗人的出现，时代呼唤着更

多光辉诗篇的问世。

放眼今日中国诗坛，呈现出中国前所未有的、他国不可能有的壮丽奇观：一方面是众多老中青诗人用自由体创作新诗，一方面是众多老中青诗人用格律体创作新诗。两股创作洪流，并行不悖，向着中国诗歌繁荣的目标勇敢地奋斗着，深入地探索着。

判断诗歌优劣的标准也和判断其他任何事物一样，要看群众喜欢不喜欢，满意不满意。我曾在方方面面做过调查，恕我直言，他们对我们的许多诗作是不喜欢、不满意的。你发表，我不读，成了普遍现象。人民群众远离了诗歌，问题的症结还在诗歌远离了人民群众。这里除了诗的内容、情感、境界等方面的问题外，群众对我们诗的形式也有意见。但是，家家户户又离不开诗。一个孩子生下来刚会说话不久，就要他（她）背几首诗。而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是，至今背诵的还是“床前明月光”、“锄禾日当午”那几首。严峻的现实向我们提出了严肃的课题：我们一定要让中国诗坛走出困境，创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，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诗体。

## 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创建要靠广大诗人的创作实践

中国特色新诗体从哪里来？不是靠几个人关起门来搞设计，也不是靠开几次会议来搞定。最根本的途径是，广大诗人团结奋斗，围绕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共同目标，用创作实践来解决这一重大的时代命题。

我们不妨回想一下，中国“近体诗”是怎么形成的？至今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是由某个人或哪几个人设计出来的。实际上，应当说，是诗人们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，逐步形成规矩，最后约定俗成的。“宋词”的形成过程、“元曲”的形成过程也应当是如此。所以，精神产品的创造和物质产品的创造一样，事先都没有什么框框，只要遵循各自的规律行事就行了。

雪莹为人坦率、为诗真诚，其诗其人如同她的名字一样，有着冰雪般的莹白透彻。《我的灵魂写在脸上》是诗人出版的第三部诗集了，记得诗人早年的写作如《水妖》之类，曾令我激赏、赞叹，发表在1987年的《人民文学》上时颇受好评。其诗的灵动鲜活、通人的青春气息并带一点自恋的情绪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诗人突然在诗坛上销声匿迹了，那大抵是婚后幸福地享受生活，专注地相夫教子的缘故，抑或是另辟蹊径、开创新的事物，是诗意图居于诗的原因吧。2000年后沉寂数年的她重操诗笔归来，初始难免有生涩感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的诗越来越成熟、稳定，诗依旧写得漂亮，且越来越有分量。那一以贯之的真切、纯粹，对情感波澜微妙处的把握，对人生的透彻理解，对俗常事物中诗质的发现，都表达得心应手，令人心怡。我曾在一位新疆女诗人寄给我的诗集中读到她写给雪莹的诗，那是对诗与诗人的敬重与推崇，并有着亲情般的思念，可见其人诗受人喜爱的程度。读雪莹的近作，令我惊异她的写作似已进入喷发的状态，不仅高产，且都有着均衡的质量，其中的一些佳作动人心魄，既感性丰盈，又能给人以启迪，不可多得。

一般说来，诗人、作家40岁到50岁之间该是其写作的黄金期。因为丰富的阅历和对艺术、人生及二者关系深入透彻的理解，会使作者基本完成了比较成熟的创作准备。如果说这世界上浪漫主义的诗人为年轻时成名，是其创作的辉煌期，但诗歌发展到今天，更为透彻、深邃，给人以启迪的写作则需要时间的沉淀。

读诗人的这部近作集，我的感觉似步入山水绝佳的风景之中，那是一潭秋水，清澈透明，游鱼可数，动荡的水草都是妖娆的，满山的五色斑斓亦沉入水中，有了幻象的深度；天是没有云絮的瓦蓝，阳光明亮，令人心旷神怡。自然，我说的是纸上的风景，是心象的感觉。这些文字，都是情感符号的创造。诗集中尤其引起我关注的是那些梦绕情牵、惊心动魄，且又委婉清纯的爱情书写。当然，其所有作品底蕴中，明朗抑或含蓄的表达，都是一种深切的爱的表达，即使是对追求者的拒绝，也不会使人难堪。

继20多年前的《水妖》之后，雪莹爱情诗中最动人的意象是水仙，她写水仙的一组诗作，该是爱情诗中的上品。“请认出这尘埃里的灵魂/还原它前世的柔软和洁白”，“梦中，万物花开/我只钟情这清俊、高标的一朵”，这洁净、清雅的水仙的品格自然也是人的品格，诗人笔下的水仙即是赋予了人文色彩的水仙，也是自己，更是等待醒来的另一枝水仙。诗之动人之处，还在于诗人复杂心理的描述，是一颗动荡不安的灵魂的歌吟。这“美到孤绝/干净到遗世忘”的水仙，时而怀着惊悸中的喜悦，“千里而来，只为与你相遇”；这“枷锁下的舞者”，深知“当酒遇到火，必得燃烧/当溪流遇到山洞，必得舍命一跳”，但爱情的经验和生命的智慧告诉她“我看到的是过去/恋上的是自己”，所以“见只是见，想念也只是想念”，而“一切，在尚未开始前结束”，这也许就是诗人理想中爱情最好的也是必然的结局……错综复杂，欲诉还休。“未及启程的浅笑和低语”，热烈而又节制。在诗人笔下，爱与被爱的关系如此了然——“在自造的神颜，颜面低垂/我不离尘埃，你就永远高居庙堂”。

诗之另一种动人的表达，是那些发自内心的真实呼喊和率直的言说：“求你放开我的心/不要让它跳得这样慌、这样痛，这样急”，而她的祈盼，则是“是否要把心一分为二/一半爱你坚硬的石性，一半爱你温润的水气”，这样的诗行，读来已分不清写的是水仙还是人，恰如庄周和蝴蝶，二者浑然一体；水仙的特征与人的情感特征同一，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，也是对人之心灵的貌似模糊实则真切的呈现。

诚然，中年的爱情仍旧是炽热的，但已不再是那种呼天抢地、死去活来、天真浪漫的追逐及极致状态，而是多了理性的思考，稳定而从容。因而，她感受着“谁能无视自己的眼睛/控制热烈的血流和心跳”，却也感慨“追求光的人因光盲目/寻找水的孩子因水溺亡/我们爱上水仙，而水仙只爱自己/忧伤的倒影”。说起想念“那清透、玲珑又婉转的心事”已是波澜不惊，再相聚“也全无想象中的悸动与欣喜”。诗人甚至认为那些刻骨铭心的诗句“不是我们说的/是风，借用了我们的嘴唇”，而“记取，是为了忘记/就像相遇，为了离散/爱为了疼痛/美，为了消逝”，这曾经的爱情的结局带着宿命感，被看透了，已和人的意愿无关。故她感受的是一张“玻璃心，因干净而易碎”，“没有爱情/只有际遇”，可她说“我绝不交出那两个字/不说‘再见’就意味着我们永不分离”。这似乎相互矛盾的对爱的情感渴求和理性态度的纠缠，既体现了女性的脆弱，也折射出信仰和坚定。爱情确是难以说清楚的问题，正如她的《悲剧》一诗所言——“从前，我可以放弃/整个世界，只要你/如今我说，我已不再爱你/但我迷上了你给我的悲剧”。亦如她的《遇到水仙》的尾句“水仙哦水仙，我爱这燃烧的感觉/胜过爱你”。爱，还是不爱？或许只有极度的成熟的爱，才有这样的感觉。

这是些既年轻又老练的作品。诗人虽然已不再稚嫩，但仍然有着压抑不住的激情，其心理仍年轻。当“天空倾斜，星族/开始新一轮暴乱”，面对可疑的人性，她仍有“虚妄的狂热与绝决”，“你的一滴泪/是灼痛我一生的火焰”。一个热爱生活的人，一个情感丰富的人，一个具有诗的敏感的人，心境怎么可能是一潭死水？由于坚信“只有欢乐值得被赞美”，所以才有了面对孤独、仍旧“在黑暗中写下明亮的诗篇”的力量和勇气。

诗人李轻松称雪莹是“一个自身不会燃烧的纵火者”，这话有其道理。她自己也说——“水仙的情感，不上不下，不高不低/恰好介于肉身和灵魂之间，你我之间”。或许，正是理性地控制了自身的燃烧，诗人才不至焚毁了自己。而“肉身和灵魂之间”是聚于一体的亲密无间，两者分开便是死亡。这种状态，正如她的诗所言——“她用自己的方式表达/用无声的语言歌唱/她不呼唤，也不哭泣/她不快乐，所以从不悲伤/她因太久的思念而忘记了/思念的模样”。会忘记吗？表达似乎平淡无奇，平静的表面之下却有着旋涡般的涌动，有着入骨的情感揭示。

# 文学评论

来说，在现存的1200多个词牌中，有一半左右为字数不等的多种体式。例如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《沁园春》这个词牌，就有112字、113字等9种体式。而《洞仙歌》这一词牌，竟多达37种体式。诗的体式，是根据诗的内容来定的，又是根据诗人的爱好与习惯来定的。新诗体与多体式是辩证统一的。可以预料，多样的体式将是特色新诗体的突出特征。

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基本特征，这里猜测得准不准、全不全，只有待今后长期的诗歌创作实践来回答了。

## 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形成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

中国特色新诗体，这样一种文化形态的东西，不同于一般物质形态的东西，其形成过程往往比较缓慢。瓜不熟蒂不落，水到了渠成才成。所以，对于这件事我们急不得，急于求成不成不了。

如果要对中国特色新诗体形成历程做一粗略预测的话，我想，能不能用10年左右的时间，即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、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能看到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大致框架；然后，再经过几十年的奋斗，使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创作走向繁荣，走向成熟，成为人民心灵的呼唤、祖国前进的号角、盛世神州的乐章。

当然，我们深深懂得，做成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这件大事是十分艰难的。遇上这样那样的障碍、遭受这样那样的挫折、走了这样那样的弯路，都是可能的，但是不要紧，要迎难而上。我们有信心，有决心。因为中国历来就是一个诗的泱泱大国。我们有三千多年来古诗创作的经验，有近一百年来新诗创作的经验，有源远流长的民歌创作的经验。只要我们一一取其长处，避其短处，加上认真总结新的经验，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历史使命，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下一代人手中胜利实现。

与此同时，我还以为，即使中国特色新诗体形成了，许多习惯于用自由体或格律体写诗的人照样可以写下去。我们决不可以打倒现存诗体的办法来推行新的诗体。中国诗体变更、诗歌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了，我们当然要坚持正确的做法，摒弃错误的做法。

我的散文集《脚下的远方》出版了，不由得又想到自己曾有过的一只保温玻璃水杯。那杯盖上有一个蓝色同心圆，平时那圆就蓝着，一加了开水，蓝圆就微妙地变化起来，渐渐变为朦胧，再慢慢变得清晰，一朵彩色荷花活灵活现地显出来。待杯中水温渐渐冷落下去，那荷花便又慢慢退变成蓝圆了。设计者意在以此提示杯中水温，防止高热时喝水烫了嘴，我却由此想到另外的道理，热度是产生美的最重要因素。有了充分的热，蓝圆可以变为荷花，凉了，荷花便消逝。还有那坚硬的钢铁，冷时它就死硬呆板地躺在那里，什么光彩也没有，一旦给它以高温，它竟变成红彤彤溅着灿烂星花可以千姿百态的液流了。同是一块地皮，春天时就自动长出草来，同是一棵果树，冬天，不仅无花，连叶子都不见一片，夏天却花繁叶茂。一个女人，热爱着时可能美丽非凡，冷酷着时，则丑陋而可怕了。神奇吗？神奇。简单吗？十分简单。就因为一个热度！这使我想到人生，想到已成为我人生重要内容的文学写作。热可以产生美的奇迹，美便不可能不与热情相关。造就美的热情其实是作者热爱人生之情。这道理对别人也许简直不算道理，我却是极看重的。世界上被先哲发现的道理已多如牛毛了，而对单个的后来人并不如此。只有亲身体悟了的道理才是属于自己的。我体悟到的热情可以创造美，主要是指爱，爱是热源，也是美的不熄的火种。热爱产生激情，激情是爱的最高形式，所谓有爱才能有才华，我认为就是这个意思。人若有了热情，他的生命便会产生美丽的花朵，没有热情，花朵不会出现。无爱的生活，那不能叫生活，只能叫活尸运动。因而无大爱也便无灿烂的生活。

人生得追求境界。境界取决于理想。理想之光照亮痛苦之肥养育的美丽。没有理想之光和痛苦之肥，便不可能有美丽，有的顶多是漂亮。漂亮在不太高的境界之中就可以找到，而最美的永远在理想之中。如果说理想，人类也就没有美也没有希望了。应该是，生活过就是爱过，生活着就是爱着。爱是一种特别重要的素质、特别重要的能力，也是特别重要的境界。才华不光在于高智商和绝顶聪明，而且包括真诚的爱的能力。

散文写作也如此，哪怕是走马观花，匆忙远行，用脚写下的游记类作品也缺不得爱心。审视自己这本游历集，凡属同嚼蜡不够美的篇什或语句，皆因爱意和爱的境界不够所致。

□刘兆林

# 有爱才能有才华

## “飞翔”的姿态与高度

□罗振亚

打开诗集《我的灵魂写在脸上》，发现多次出现的一个意象是“飞翔”。按西方新批评派的理论解释，这一“主题语象”即是雪莹诗歌的词根，它肯定凝聚着诗人主要的人生经验和深度的情绪细节，规定诗人的创作的风格走向。事实上，雪莹与诗歌结缘20余载，从未借助任何流派和圈子的外在力量，而一直是以文本说话的方式前行，虽然没领略过大红大紫的殊荣，却也不曾遭遇速朽的命运，总是高潮不断；并早已成为诗坛上空一只搏击风雨的“鹰”，自有其飞翔的姿态与高度。

雪莹的诗是“走心”的。对于衣食无虞的雪莹来说，写诗更是关乎精神与灵魂的事情；或者说视诗为“暗夜里的灯光，寒冬中的飘雪”的雪莹，始终在以一种感恩、敬畏的态度，真诚地书写着心灵的风雨潮汐、世界的阴晴冷暖。惟因如此，无论是诗性的还是非诗性的，一经她心灵的滤化、抚摸，即成为烙印着主体渴望与吁求的情思符号。如《廊坊的廊》，对汉字进行释义似乎无可诗意可言，但是通过诗人丰富的联想、想象，同“回廊百转”、“美人立廊下”、“廊桥遗梦”接合，即赋予“廊”字以“美的、婉约的”品性；特别是把“廊”拆解为“偌大的天宇/和一个男子的故事/遥远相望，彼此对峙/却又敬爱有加，惺惺相惜/默然里有着起伏的悲喜”，断言“廊坊的廊”，是幸福的大屋子，就更使一个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的客观符号获得了主观、浪漫的旨趣，诗人对小城廊坊的依恋与热爱也不宣自明。再有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朋友通信，到雪莹的《与×的对话》里也诗趣盎然。友人说诗人令其照应的玫瑰花很好，依然“鲜着、艳着”，她却嘱咐对方“记得常换清水，让她到死/都是干净

的”。貌似平淡的闺蜜交谈，实则是灵魂的隐性白话，表明人格的纯净比什么都重要。诗人并不直接描摹、表现事物本身，而是以“心灵总态度”的介入，表现事物在心灵中留下的投影或激起的回声。诗人善于借事物为诗情的外在机缘点，展现的是主体精神天地的丰富和斑斓。雪莹写诗是动用生命的真气的，从命泉里流出的情感发生机制，决定她的诗潜在地拥有着再度流向心灵、引起读者共鸣的可能性。

的确，雪莹善于情感的经营，其诗情的新颖性、纯净度与婉约美令一般诗人难以企及。上世纪80年代后期，她那首《另一种声音》即透露出一种纯粹而含蓄的风度。复杂的青春心理戏剧，罩在感性化的艺术外衣下面，隐隐约约，影影绰绰，那种善意的掩饰，那种不无伤感的心绪涌动，把一个年轻女性的灵魂隐秘传达得苦涩而现代。所以几年前被我毫不犹豫地收入《龙江当代文学大系》之中。而今雪莹诗歌这种情感特征依旧，只是其质地愈加醇厚、成熟。如《由抒情转向叙述》，可以当作诗人的精神自传阅读，诗人的经历、心态、观察事物方式等变化表现得十分分明，又妙不可言。“知道你会来/撒掉栅栏，敞开大门//早已准备好的/你的桌椅/你的纸笔/你的清茶/你的素淡晚餐/你可小住，也可久居——只要你愿意//但请安静，不要多言/不要在意我的容貌”（《我的灵魂写在脸上》），诗人对爱的表白，没有卿卿我我、海誓山盟，但平静坦诚的娓娓道来中，却裹挟着一股摄人魂魄的力量，节奏而有劲道。在人心不古、爱情书写也日趋放荡粗鄙的当下，这些堪称最为温情、纯净、婉约的诗篇，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让读者心地澄明、精神清洁的救赎功能。组诗《致亲人》《故乡记

忆》等亲情、乡情涌动的“灵魂舞蹈”，因暗合了人类深层的情思体验，同样缠绵缱绻，令人心旌荡动。

若说雪莹以前的诗多属于内倾的、心灵歌唱，近10年来的诗则更注意同广阔的现实世界对话，人间烟火味儿渐浓，同时加大了“思”的分量和重量。随着人生阅历与经验的丰富，复杂生活的锤炼和摔打，尤其是其间作品几乎全部是在身体的病痛之中完成的心理语境，使雪莹在诗歌观念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和调整。一方面强化“及物”路线，扩充诗的容量。如汶川大地震当日，雪莹即以《汶川之殇》迅疾做出反应，其中的《羞愧》艺术化地介入了现实空间和时代良知，早上喝粥，“我为碗中雪白的米粒/感到羞愧”，看到电视上救援的画面，“我为自己眼中不知不觉涌出的眼泪/感到羞愧”，想到生花妙笔无法为受难者掘出一条生的通道，“我为诗人的苍白、无力/感到羞愧”，街上浓妆艳抹、衣冠楚楚的喧哗，让“我为那沉甸甸的奢侈品/和高分贝的笑声/感到羞愧”，一次次的羞愧折射着部分人无动于衷的社会冷漠和诗人的良心自责，它在当时已有催人沉思的“行动”力量。在自觉的对自然、社会、生命、人性的关注与凝眸中，理性的沉淀、静观和思考，使她的诗融入了深刻的体验和感悟，转化为一种思想的发现，一种人生边上的“眉批”，一种主客契合的情感哲学。如“积雪堆峰/再没什么可以掩藏纵横的沟壑/只有精神的骨头在暗夜里/咔咔作响……归于沉寂//时间从炉底抽薪/刀刃却越来越锋利//杯子上的裂痕无声地扩大/谁都知道/彻底碎裂是迟早的事”（《老了》），诗进入了生命体验和精神升华的境界，诗人直面生命必然的衰老和最终的消逝，在不乏忧伤色彩的语序中呈现出锋利的弹性和平度。

雪莹是女性，但女性诗歌覆盖不了她创作的全部特质，雪莹在黑龙江生活多年，可黑土诗派无法统摄她诗歌的艺术个性。她对新潮女性诗歌有着清醒的“间离”，也为冷峻的北国诗歌增添了一份瑰丽的柔情。作为一个只仅仅属于自己的“鹰”，她始终在向着更为高远的蓝天“飞翔”。

## “新化杯”“游在17度建德新安江”全国散文赛征文启事

浙江省建德市位于浙江省西部，钱塘江上游，素有“锦峰绣岭，山水之乡”之美誉，是一千多年历史的严州府所在地。在第十五届中国·17度建德新安江旅游节期间，特举办“新化杯”“游在17度建德新安江”全国散文赛。

### 五、征文要求

散文佳作均在应征之列（包含抒情随笔、日记体、书信体等形式），字数以1000字至3000字为宜，特别优秀的可以放宽限制。作品要求原创，注重文学特色和语言的美感。

### 六、征文时间

自即日起至2012年8月6日止。

### 七、征文评选

汇总后将本着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原则，评出获奖作品。2012年8月将在建德新安江召开颁奖大会。评定奖项设：

一等奖2名，奖金各5000元；二等奖5名，奖金

各3000元；三等奖8名，奖金各1000元；优秀奖30名，奖金各500元。

获奖作品将择优在《浙江作家》杂志、浙江作家网、建德文联网、《新安江》等网络、报刊上发表。

### 八、投稿方式：

征文稿件末尾请写明投稿者的姓名、详细通讯地址、邮编、所在单位、联系电话，否则作品将不得参加评审。纸质来稿请寄：浙江省建德市文联，地址：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滨路58号，邮编：311600，并请